

Werke von Stefan Zweig



茨威格文集

第1卷

家庭女教师

夜色朦胧

马来狂人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奥] 茨威格 著 张玉书 译

茨威格文集

第 1 卷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茨威格文集：全3卷 / (奥) 茨威格 (Zweig, S.) 著；张玉书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6

ISBN 978-7-5117-2581-3

I. ①茨… II. ①茨… ②张…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奥地利—现代

IV. ① I521.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57110 号

茨威格文集 (全3卷)

出版人：刘明清

出版统筹：董巍

责任编辑：韩慧强 王媛媛

责任印制：尹珺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5号鸿儒大厦B座(100044)

电 话：(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63 (编辑室)
(010) 52612316 (发行部) (010) 52612317 (网络销售)
(010) 52612346 (馆配部) (010) 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传 真：(010) 66515838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880毫米 × 1230毫米 1/32

字 数：1037千字

印 张：45.25

版 次：2015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188.00元(全3卷)

网 址：www.cctphome.com 邮 箱：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中央编译出版社 (ID: cctphome)

淘宝店铺：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 (<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66509618

wie der erst seit 25 Jahren reisen, nach dem Kanakavus vorkam, und
lebenslang nach Indien (zwei dreimal) wie leben nicht mehr in den
gefälligen Zeiten, da die Dichter zehn Jahre schwarze Dichter, fünf des-
Leucht des schlichten Gedichtes der letzte Kontinuität des Prolog, eines, des
einig offenen Wasserhahn ist in einem seine nicht auf bewachen-
gen, Unterbrechungen, Kunststellungen. Ich verwerbe mir so Bewusst gewisse
"Erfolge" - alles wollte nach dem letzten Korrekturen zu neuen: ich
heißt die jüdisch. alles Theater wollte auf dem "Vorgang" des ist ein
das ist der Bearbeitet: ich raßte nicht. Wie selten geschickl er
was, einen Brief schreiben zu können, der nicht kommerzielles bezieht, er
Müß zu lesen, das wird einem angezwungen wird, bis man es lesen die
Offenheit ist bereits nicht mehr, als nicht nur ein neues geschickl
zu haben: das wäre leben ist des Doppelleben. Ein von Anonymen aus
sich nicht aufsteht die Welt. Schon ein bisschen davon war wie in einer
kurzen Intimität gemeint ist die Offenheit der Angelegenheit
- wohl fühlte ich mich vertrieben vor drei Jahren in Bewusstsein, allein in
Hilfsfreunden ist verlockenden Stadt penitenter Bürgerlichkeit mit ^{einem kleinen}
Reiz von Orgie ist orient. So verstehen sie, dass ~~man~~ verbleibt mit
des Heuschrecke würde sich ganz intakte Keipier Cocht, das Asteori-
sile mit allen Formen ist die Formen des "Erfolge" habe ich ^{reicht}
billig gekauft und damit erledigt; wenn ich ihnen aus Erfahrung rufen
darf, so ist es, ungeachtet spät ist unglücklich Cocht für schlaf zu
werden, nicht in der Literatur. Eher vergessen als eine Marke ver-
den, lieber würde gelesen wird gerührt, aber frei! Ihre Hotelaufschrift
wie die Ihres Dorfs zieht aus nicht ganze Herbst von Kugelst hervor, ich
sich von einem Dichter den Welt part mit der Diktion eines so anderen
Lamptraps, ich spüre den fantischen Gefühl der angelebten Orange ist die

Im Rahmen der Occidentals philomorgens über das erbauliche Pfosten
[...]

Ich hoffe,
ich warte u, Sie lassen sich nicht von der Realität abbringen, die
in der Welt Phantasie genug produziert, als dass man ihr welche
anzuschreiben könnte. Ich bin sehr interessiert auf die Bäl. Pass ich
ich in die das Belocalis sehr lebe, wissen Sie: ich bin ein hoffnungs
voller als Sie. Ich glaube, dass die Konstruktion, die durch die
Schlag, Anpassung und Preisformung in der Europa der America so
fortschreitet, dass man ^{mit} das scharfe, anpassende Grom Indes keine
mehr in der gewöhnlichen Teil spüren wird: die Angewandtheit der Typen.
[sehen Sie jede (Mischente an) geht mit besonderer Rapidität vor sich.
Vielmehr erfolgt man den Aufschwungsman mit einem man ihr (Sofort)
Nagenden bei Österreich: man hat die Möglichkeit zu so lange bapfel
bis es endlich bekannt ist jede geistern von diesen nationaler
Kunstprodukt Reichstände nur hingestiegen in unserem Platz. Je mehr
man Probleme bereitet, um mehr wichtig ist gibt man ihnen. Die
In den Frage löst sich (leider) durch die Auflösung aller Kategorien
in unserer immer schneller breisenden europäischen Retorte.

[...]

Georgius H

Stefan Zweig

茨威格手迹



茨威格父母合影



幼年时期的茨威格（1885）

译序：关于茨威格的中短篇小说

茨威格初登文坛时，是个才气横溢的抒情诗人，接着又以剧作引人注目。早在大学时代，茨威格已先后发表了两部诗集，《银弦集》和《早年的花环》。作为作家，茨威格可以说是少年得志。

大学二年级时，茨威格到柏林去学习了一个学期，主要时间不是用在课堂里听讲，而是用来认识社会，认识人生。

柏林之行开阔了茨威格的视野。他生活在富裕的维也纳市民阶层，来往的都是有教养有地位的上层社会男女，何尝接触过被社会唾弃，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物，何尝认识过那些离经叛道、用自己怪异荒诞的艺术作品来和现存社会抗争的现代派诗人和艺术家，又何尝了解社会的阴暗面、臭气冲天的阴暗角落。他走进那些未来派的俱乐部，接触到他从未打过交道的酒鬼、同性恋者和吸毒分子等遭到社会摒弃的人，接触到一个他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世界。人生是那样的广袤无垠、光怪陆离、五光十色，有光明有黑暗，有善有恶。更重要的是善中有恶，恶中有善。一切闪光的并非全是金子，而一切乌黑的也并不全是粪土。他于是懂得了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也懂得了文学应有的广度和深度。当时初次接触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卡拉玛佐夫兄弟》就是深刻的典范。茨威格深思了。

茨威格本来踌躇满志，这是一个初露头角的青年作家惯有的



心情。但是他有足够的自知之明，能够客观地分析和比较自己的作品和名家的杰作，找出差距。他还太稚嫩，太肤浅，必须学习学习再学习。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他把一本几乎已经完成的长篇小说付之一炬，并且下定决心，先不忙着写作，而是听从德默尔的忠告，先通过翻译向名家学习，再从事写作，尤其不要贸然动手写长篇。

他似乎陷入一个写作的危机，实际上他是登上了一个新的高度。在这个高度，他可以居高临下地俯瞰自己过去的作品。他赢得了—个相当大的距离，可以不带偏见相当客观地评论自己的作品，就像评论别人的创作—样。他花了三年时间，在集中精力从事翻译的同时，深入生活，学习写作，创作了他最初的中短篇小说。

他的第二部诗集《早年的花环》并不意味着突破。他的第一部诗剧《特西特斯》，尽管轰动—时，也只能视为这位才气横溢的青年作家—次成功的尝试。真正的突破是他的中短篇小说。本世纪欧洲文坛上有三位作家被公认为出类拔萃的中短篇小说家，他们是俄国的契诃夫、法国的莫里亚克和奥地利的茨威格。

《夜色朦胧》是茨威格—九———年发表的小说集《最初的经历》的第一篇。—个少年在夜色朦胧之中和—个神秘的少女度过了几个销魂荡魄的夜晚，而始终不知道这迷人的女神究竟是谁。他的三个表姐，还有其他女眷，都有可能，又都不可能。他探询、查考，终不得解。少女夜间激情似火，白天冷若冰霜，使少年陷于迷惘。他—直把二表姐当作是那个默默不语和他共度良宵的仙女，把她供在心里，把纯真的爱奉献给她。为了看她—眼，他爬上她窗前的—大树，最后从树上摔下，折断腿骨。这个爱的哑谜使他痛苦，也给他带来神秘的欢乐。可在—他卧床养伤的时候，朦胧夜色中的女神飘然而至，露出了自己的真实面貌。出乎意料的是，这位女

神不是他朝思暮想的二表姐，而是他根本没有想到过的三表姐。他简直以为自己身在梦中，那是朦胧夜色之中产生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幻梦。

茨威格用印象主义手法描绘朦胧夜色中的花园和令人目迷神眩的幽会：

夜色朦胧，万籁俱寂，馥郁的浓香使人心醉，泄露了淹没在黑夜之中的似锦繁花。泉水淙淙，树影憧憧，更使人感到花园的幽深，林木的茂密。

夜，神秘莫测，清凉静谧，暑热消退，喧声尽逝。少年的心里可并不平静，青春在骚动，激情在翻腾。朦胧的渴望，无名的惆怅驱使他在林间徘徊，在树下踟蹰。突然间一道白光，一缕轻纱，一片浮云，从天外飞来一个仙女，从夜空降落一个女神，像朦胧的夜色一样虚无缥缈，似真似幻，飘然而至，倏然而逝，只留下荡气回肠的回忆，怅然若失的怅惘。这意外的艳遇，销魂的时光，激情如火，柔情似水，像一阙迷人的夜曲，诗意盎然，动人心弦，汇成小说《夜色朦胧》的主旋律。

一到白天，这阙浪漫主义的夜曲便戛然而止。现实中只有贵族小姐，上流社会的女子。她们全都娴雅端庄，神情高傲，态度凛然。这些冷若冰霜、稳重审慎的小姐当中竟会有一人和他共度销魂荡魄的夜晚，向他揭示爱情的秘密，让他痛饮人生欢娱的香醇醉人的玉液琼浆！在朦胧的夜色中，在幽静的树林里，这位谜样的女主人公卸去了白天骄矜的面具，露出怀春少女的本来面目，渴望着爱情的欢乐，毫不忸怩作态。然而她毕竟还是这个阶层的特殊产物，即使在恋情正浓，最为销魂的瞬间，她也不忘保守秘密，绝不让少年知道她究



竟是谁。她像精灵一样，出没于朦胧的夜色之中，来去飘忽，行踪诡秘，是娇羞？是顾虑？是视爱情为儿戏的习惯和本能？啊，这奇怪的变幻，白昼和黑夜，现实和虚幻，热烈和冷清，矫饰和纯真，像两个旋律交替出现，把这不懂世事的少年弄得目迷神眩。是他经历了一场幻梦，梦见仙女下凡，还是这些小姐善于装假，使人真伪莫辨？这扑朔迷离的昼夜变幻，给他欢乐，给他痛苦，使他意外地钟情，使他过早地失恋。如果说这也是伦勃朗光与影对照的技法，那么这个朦胧夜色中发生的迷人故事，则是为了衬托强光照射下白昼的现实生活业已失去纯真，变得虚伪矫饰。

这离奇的故事说明上层社会奇怪的双重道德。这对于涉世未深、真情未泯的少年自然是个痛苦的洗礼。真相大白之后他反而大失所望，感到受骗，受到愚弄，他纯真的初恋被人戏耍。这意外的爱情经历和奇特的失恋之苦，给他留下苦涩的回味和难以磨灭的伤痕。他带着一条跌断后重新治愈的腿和一颗受伤后难以愈合的心离开了表姐，告别了少年时代，走进了更加扑朔迷离、真伪难辨的成年世界。

一九二二年出版的小说集《马来狂人》，标志着茨威格的写作已达到了成熟期。这个集子收入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是一个对爱情忠贞不贰的痴情少女的绝笔。一个十三岁的少女，情窦初开，暗恋着邻居青年作家R。五年后她重返维也纳，每天到他窗下等候，只求委身于他。被他误认为卖笑女郎，也绝不向他暴露身份，绝不向他呼救求援，默默地承受着生活的重担、社会的歧视、贫困的折磨和疾病的摧残。她一生念念不忘这段恋情，直到他俩爱情的结晶，由她独自抚养的儿子得病夭折，她自己也

身患重病即将辞世之际，才写下这封没有具名的长信，记述了这则近乎荒诞却又真实，令人叹为观止的悲惨故事。这封几十页长的绝笔信，赚得多少多情读者的同情之泪，也激起许多争论和喟叹。这种无所企求、真挚无私、充满献身精神的爱，在肉欲横流金钱施虐的时代，更显得超凡脱俗、凄婉动人。一朵鲜花在隐蔽的角落无声无息地枯萎，只有这一叠素笺，仿佛从另一个世界吹来一阵凄惨的冷风，带来已逝者的信息。大半个世纪过去，不少现代女性认为这种恋情荒诞，不少同样属于现代女性的读者认为她的感情可贵。大家觉得这个陌生女人不俗不凡，不把爱情视为商品，视为交换手段。她无所企求，无所畏惧，她追求的是理想的爱，是和这崇尚物质的时代相悖的爱。她表现出勇气、献身精神，在悲歌似的故事里有一股英雄气概。她敢于追求爱情，不惜为爱作出牺牲，敢于面对命运，向命运向社会挑战。她失败了，但并非失败者。

难怪高尔基读了这篇小说不由得拍案叫绝，在给茨威格的信里，他写道，这篇小说“以其动人的诚挚语调、对女人超人的温存、主题的独创性以及只有真正的艺术家才具有的奇异表现力，使我深为震动。读着这个短篇小说我高兴得笑了起来——您写得真好！由于对您的女主人公的同情，由于她的形象，以及她悲痛的心曲，使我激动得难以自制。我竟然毫不羞耻地哭了起来”。

小说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便是如此。一九一二年七月，茨威格自己便收到一封陌生女人的来信。信上谈到四年前一个夏天的夜晚她初次邂逅茨威格，并在前一天晚上和他再次相遇。这位女郎称赞他的诗作和他翻译的比利时现代派诗人维尔哈伦的作品，并且发表对于翻译的意见：“昨天我坐在你旁边，突然想到：一个人一辈子是否翻译……维尔哈伦，



这并不是无所谓的事情。告诉我你翻译谁的作品，我就能告诉你，你是什么样的人。你怎么翻译，也说明你大概是个什么样的人。‘再创作’，真是妙不可言啊！”

这位陌生女人便是青年女作家弗里德里克·玛利亚·封·文特尼茨，茨威格后来的妻子。这封异乎寻常的来信引发了一段刻骨铭心缠绵激烈的恋情。外貌娇柔，内心坚强的弗里德里克清楚认识到，茨威格对于艺术创作表现出压倒一切的兴趣，全力以赴追求尽善尽美，精益求精，而在情爱生活上则相当轻率。要他结束单身贵族的生活，放弃他恣情漫游的芳丛，又专心致志地从事著述并非易事。就在这对情侣双双堕入爱河，恋情正浓之时，巴黎在召唤他。一九一三年三月三日，茨威格抵达巴黎。几天之后，便开始了他那热火朝天的巴黎之恋。他的恋人玛赛尔，一位制作女帽的巧手，是个不幸的女人，备受丈夫的虐待，很快就委身于他。他们一起度过了许多销魂荡魄、激情如炽的时光。

这炽烈的巴黎之恋并没有使他忘却维也纳的深情。他生活中挚爱的两个女人性格迥异。玛赛尔热情如火，弗里德里克温柔似水。一个奔放，一个含蓄。一个给他以感官上的极度欢乐，一个给他以心灵上的最高慰藉。这两个女人都毫无保留地向他献出自己的爱，她们在他的心里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夺战，使得这个一向无忧无虑的上天的宠儿体验到强烈的思想斗争。他把这两个女性进行比较，发现玛赛尔和弗里德里克是多么相似，她们对待他的感情是严肃的，对他只怀着渴求奉献，不图回报的爱情。

这样炽烈的恋情自然不可能戛然而止。五月五日，茨威格便收到玛赛尔从巴黎的医院里寄来的信。“一封没有责备的信，因而七倍的感人。我为远离而感到羞愧：这封信又提醒我回到感情中去。我第一次在我的回信里对她说了她所期待的、使她解脱的话。


叫我在远方说话比在跟前说话要容易得多。我在极端羞愧和极端无耻之间摇摆。我在这方面趋向极端。”倘若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也许这巴黎恋曲还会响起几个缠绵悱恻的和弦。

也许是这两段别具芳香的爱情汇成了他的情真意切、感人至深的爱情名篇《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我们不难在小说的男主人公，作家R身上依稀看到茨威格的身影，一样多情，一样健忘，一样酷爱旅行，一样具有双重性格。这篇小说也许是他对他生活中出现的这两个对他报以真情的陌生女人的永久思念和对自己内心矛盾的诗意剖析。是否有些许自责？些许内疚？

《马来狂人》是茨威格的代表作之一，与《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齐名。印度洋上的赤道之夜，郁闷炎热，令人窒息。船舷旁黑暗的角落里，有一个借酒浇愁的怪人。从他的嘴里，我们听到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一个德国医生，由于偶然的过失，流落在亚洲热带丛林中苦熬岁月。突然有一位美丽的贵妇人奇迹似的闯入他的生活，求他帮她堕胎。他同意干这违法的事情，条件是：她必须委身于他。这个高傲的女人向他报以一声轻蔑的长笑，转身离去。他像马来狂人似的对她穷追不舍。

这个生性高傲、宁死也不愿受辱的女人，不幸做了商人妇，内心苦闷，在追求爱情的过程中不幸怀孕，在求救时又不幸遇见了一个乘人之危的医生。于是她铤而走险，不惜冒生命危险，让一个无知的老嫗为她堕胎，最后流血不止，悲惨地死去。弥留时，她并不追悔往事，也不惜一死，只怕死后名声受到玷污。

医生发狂似的跟踪追去，不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是为了向她提供帮助。他虽然在某种意义上促使这个女人出此下策，造成她的死亡，但是在她死后，他却成了她遗嘱的执行者，为捍



卫她的名誉不惜舍弃自己的生命。他以决死的态度迫使法医签署“暴病身亡”的验尸证明。然后放弃一切，乘上返回欧洲的海轮，暗中守护着她的灵柩。在她丈夫打算移棺上岸，以便开棺验尸的紧急关头，他从船上纵身下跳，和铜棺一起沉入海底，以生命为代价履行了自己在死者弥留时许下的诺言。这些行动虽然不能完全抹杀他过去的卑劣行径，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他补赎前愆的诚意。

在这篇小说里，茨威格不仅仅是要叙述一个离奇的故事，而是通过心理分析的方法让我们看到人的灵魂深处各种激情的波动。就是这些内心世界的惊涛骇浪造成了主人公的悲剧命运，使得表面看来怪异荒诞的现象变得合情合理。茨威格不是用犀利的解剖刀和外科医生的客观冷静解剖人的灵魂，然后不动感情地写下病历和诊断书。作者在发掘人物内心、刻画人物命运的时候，显然充满了同情。作者动情，作品动人。这是他的作品直扣心扉、引人共鸣的一大秘诀。

茨威格的特色在于对心灵的挖掘。他把我们引入一个奇妙的世界，似曾相识却又陌生。这就是人的内心世界。我们看到的芸芸众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平静，外表平静。没有战乱，没有灾祸，没有使人大悲大喜的原因，然而内心如波涛汹涌的大海，潮涨潮落，骚动不宁。内在的激情、愿望、冲动在翻腾。《马来狂人》中的那位男主人公，生活在丛林里，炎热的天气、单调的生活、难熬的孤寂，使得这位医生的心早就像一根绷紧的弦，潜藏着无穷无尽的能量。待到那位商人的妻子飘然而至，他内心的狂澜便再也控制不住，情节便以令人喘不过气来的惊人速度发展，一泻千里，直到悲剧的结尾。我们眼前只看见一个人在飞奔，骚动不宁的内心驱使他一往无前。他想救她，想帮助她，想阻止她跳进

毁灭的深渊。可是她也在飞奔，她是在逃避这个对她不安好心的男人，她在维护自己的尊严，她在逃向死亡。小说的情节是平淡的。没有海啸台风，没有雷鸣电闪，没有隆隆炮声，没有人喊马嘶，然而在这两个人的心里，却是怒潮起伏，狂涛激荡。一个在奋力地追，一个在没命地逃。一个急于表白、急于道歉、急于警告，另一个在愤怒地谴责、厌恶地唾弃、恐惧地惊叫。而这一切都在无言之中进行。

《家庭女教师》和《火烧火燎的秘密》是小说集《最初的经历》中的两篇小说，作者试图以孩子的眼光来窥看成人世界。这一独特的视角使得维也纳社会司空见惯的现象呈现出引人注目的色彩。家庭女教师在有钱人家里的地位仅仅高于仆人和女佣，是纨绔子弟猎取的对象，往往被男主人或小主人勾引，沦为情妇。事发之后，便被无情地逐出家门。两个天真单纯的小姐妹，亲眼目睹了她们亲爱的家庭女教师遭受这样的命运。她们感到胆战心惊。成年人的世界像密林一样阴森可怕。同样，《火烧火燎的秘密》中的小男孩也发现了一个使他震惊的秘密。他和母亲在饭店度假时结交的那个大朋友，原来在追求他的母亲。这个和蔼可亲的花花公子，利用这男孩接近孩子的母亲。等到这快到中年的妇女一旦坠入情网，这迟来的恋情立即迸发出强烈的火焰。孩子窥视了成年人的秘密，深感受到欺骗，决心以自己的方式来挫败这骗子手的阴谋，救回他的母亲。这两个成年人和一个孩子之间感情的互动，心理的变幻，力量悬殊的搏斗，使得这部作品悬念迭起，情节紧张。

茨威格一向被人视为只善于描写香艳恋情，醉心风花雪月，



从不关心政治。《十字勋章》等短篇小说可以证明这种论述的武断和荒谬。

拿破仑一生东征西讨，所向无敌，战果辉煌。可是遇到人民战争，这位常胜将军依然受挫。因为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又因为希特勒在一百三十年之后重蹈覆辙，拿破仑在一八一二年的侵俄战争广为人知。为人忽略的是拿破仑在这之前，在一八〇八年还有一次失利的征战，那便是侵略西班牙遭到挫败。他麾下百战百胜的大军，遇到西班牙人民的顽强抵抗，终于无功而返。他的大哥约瑟夫被封为西班牙国王也未能坐稳他在马德里的宝座。《十字勋章》的背景便是这段历史。

法国侵略军在一位上校的率领下，浩浩荡荡地开进西班牙某地。这批久经沙场能征善战的法军官兵苦于找不到和他们正面交锋的敌人，却在树林里陷入西班牙人的埋伏。真是密林之中草木皆兵，并非疑神疑鬼的幻影，而是有血有肉的西班牙勇士。法军遭到伏击，伤亡惨重，只有法军上校，这位因为骁勇善战荣获十字勋章的上校九死一生躲在树林里。饥渴难耐，他换上被他打死的西班牙人的服装，冒着生命危险在附近的村子里乞讨食物，然后返回林中躲藏。翌日，法军增援部队赶到，上校忘乎所以地奔向自己的同胞，却被他们在惊恐中用乱枪打死，因为他身上穿的是西班牙人的衣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把他击毙的法军士兵在他口袋里找到了那枚十字勋章，十字勋章并非护身符。

这篇小说从侧面歌颂了西班牙人民为捍卫祖国抗击强敌而进行的无比英勇极为惨烈的人民战争，为侵略者勾勒了这无谓的可悲的下场。难道茨威格仅仅想描写十九世纪初在西班牙的一个无名树林里发生的这一小小的插曲？这个被人误认为和平主义者的优秀作家，纤细入微地描写了这位上校一天一夜蛰伏在树林里